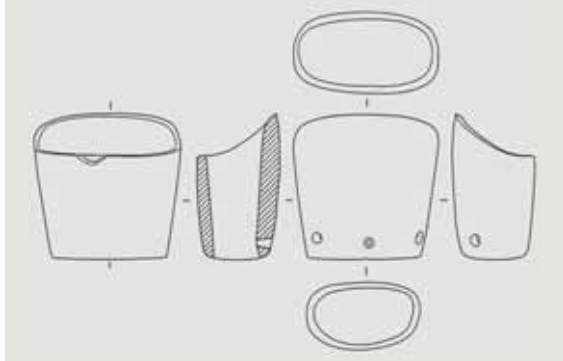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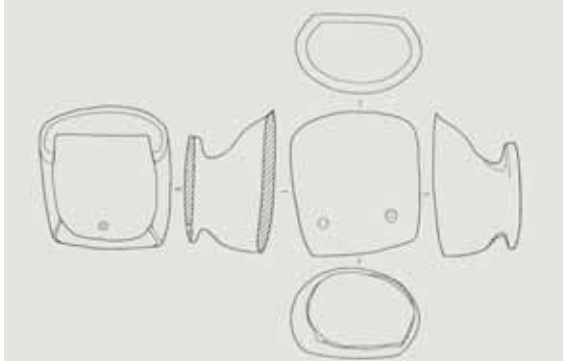
圖三a 凌家灘文化 玉龜狀扁圓形器 背甲高6.3 腹甲高4.4 斜口處寬6.3 深3.6 平口處寬5.1深3公分 凌家灘出土



圖三b 線繪圖 甲厚約0.75公分



圖一a 凌家灘文化 玉龜 背甲高6.5 腹甲高4.8 寬6 深4.2公分 凌家灘出土



圖一b 線繪圖 背甲厚約0.55 腹甲厚約0.6公分



圖四a 凌家灘文化 玉龜甲 (87M4:35.29)



圖四b 龜背甲 長9.4 寬7.6 厚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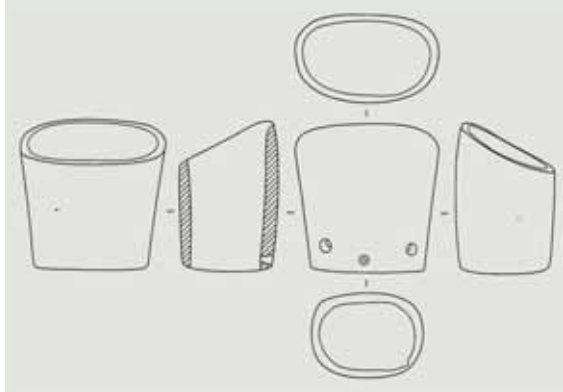
圖四c 龜腹甲 長7.9 寬7.5 厚0.5公分



圖四d 玉龜甲線繪圖



圖二a 凌家灘文化 玉龜狀扁圓形器 背甲高6.2 腹甲高4.4 斜口處寬6.2 深3.5 平口處寬4.9 深3.7公分 凌家灘出土



圖二b 線繪圖 甲厚約0.6公分

解開紅山文化玉箍形器之謎？

鄧淑蘋

在許多博物館中原本就收藏一種上大下小、前低後高的玉箍形器，大家都不知道那是什麼玩意兒？三十多年前故宮的老專家那志良先生在世時，曾打趣著說：「它可能是咱們滿州服裝裡的『袖口』吧！」近年來考古發掘證明它們已經是五千多歲的老古董。在遼西地區紅山文化墓葬中，常被枕在墓主的頭下，因此有學者推測它是宗教人物戴在頭頂、象徵法力高強的「通天冠」。

近來，在距離遼西千餘公里外江淮地區的凌家灘文化中出土了相似的玉器。算一算，可能比紅山玉箍形器更為古老。而在凌家灘文化中，箍形器卻是從玉製龜甲演變而來。那麼，它們和紅山玉箍形器之間是否有什麼關係呢？這樣的新發現，對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研究，會產生什麼樣的衝擊呢？

(一) 前言

懷著緊張、興奮、好奇又煩惱的心情，去年的盛夏溽夏，我來到了合肥，在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張敬國研究員的工作室中，懷著虔誠的心，仔細端詳三件新出土的「奇器」。張先生在簡報中稱其中一件編號07M23:123的為「玉龜」（圖一），另

外二件編號07M23:125、127的為「玉龜狀扁圓形器」（圖二、三）。

雖然，我去合肥前，已經知道二〇〇七年夏天的這個新發現，將分佈於長江下游江淮地區凌家灘文化（約西元前三六〇〇—三二〇〇年）的玉龜甲，（圖四）與分佈於東北遼西地區紅山文化晚期（約西元前三五〇〇

—三〇〇〇年）的玉箍形器（圖五）

作了奇妙的聯繫。但是，當我仔細觀察新出土的三件玉器的各個部位時，仍有著難以形容的感動。因為二者間微妙的聯繫透露了遠古的神秘訊息：距今五千多年前，廣大的華東各地區統治階層間，宇宙觀及宗教信仰等思想文化交流的廣度與深入，似乎遠超

灘遺址出土，但分別是一九八七、一九九八、二〇〇七年，對該遺址進行第一、三、五次發掘所得。二〇〇六年出版的《凌家灘》一書是第一至第四次發掘的正式報告。第五次發掘簡

(二) 凌家灘出土的「奇器」

圖一至圖八，都是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出土，但分別是一九八七、一九九八、二〇〇七年，對該遺址進行第一、三、五次發掘所得。二〇〇六年出版的《凌家灘》一書是第一至第四次發掘的正式報告。第五次發掘簡

西元二〇〇七年的第五次發掘收穫甚豐，其中屬於新石器時代凌家灘文化的墓葬有四座。第二十三號墓(07M23)的上方壓著一個長達七十二、寬三十二公分，重達八十八公斤的玉石豬，是利用玉石料的自然型態加工而成，因為有明顯的獠牙，被認為是表現公豬的模樣。(見表四左行



圖一〇 凌家灘(07M23)墓主腰間出土一件玉龜甲、兩件龜狀扁圓形器，每件都裝有玉籤



圖九 出土時(圖七)的玉版被夾放在(圖四)兩片玉龜甲之間

領導策略」。換言之，只有統治階層能從遙遠地方獲取特殊的知識與資源。他說：「我們相信，在紅山和凌家灘的社會上層之間，存在遠距離的上層交流網。交流網的具體運作形式，比如兩地的交流是直接的還是通過中介，人員如何往來等，現在難以推定。」^{〔註1〕}

報發表於《考古》二〇〇八年三月。張敬國先生總結豐富的經驗，推測在凌家灘的社會中，璜是代表身份的禮器，墓主擁有越多的璜，墓中的其它隨葬物也越多。在非常重要的墓葬的上方，有時還會壓有特殊的玉石器。

西元一九八七年發掘了四座墓，出玉龜甲與玉版(圖四、七)的第四號墓(87M4)屬於年代較早的下層墓，在墓的上方壓著一把重達四·二五公斤的石鉞，墓底中央共出一百件玉器，其中有十九件璜；刻紋玉版被夾放在兩片玉龜甲之間，(圖九)也出於這些玉器的中央；據推測這些玉器原本放在墓主胸腹上方，因屍骨腐朽而落到墓底。

過我們的想像。
(二) 李新偉「上層交流網」觀點的提出
近年來，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的李新偉副研究員，曾對凌家灘玉器與紅山玉器間的相似性做過研究。
西元二〇〇四年，他針對凌家灘出土的玉鷹(或稱為「負八角星紋雙豬首翅鳥」)(圖六)、玉版(或稱為「玉刻圖長方形片」)(圖七)玉龍(或稱為「玉豬龍」)(圖八)等，探

討凌家灘玉器與紅山玉器間的關係。他認為在長江下游與遼西地區都有以「鳥」和「豬」為藝術母題的傳統，所以「難以遽定誰是這種奇妙器物的創造者」，但他認為「凌家灘出土玉豬龍無疑屬於紅山文化因素，而紅山文化的龜崇拜又應從南方傳來」。因此，他推論「中國東部地區在距今五〇〇〇年左右，即複雜社會開始出現的時期，也應建立了類似的社會上層交流網。」所以各地區可以在陶器等日用品上保持各自的器類與風格，而

在作為「典型的 elite goods」的玉器方面表現驚人的相似性。這樣的交流網「才可以使整個東部地區用同一種質料——玉，表達同一種觀念——天圓地方蓋天宇宙觀。」^{〔註1〕}
西元二〇〇六年他又在另一篇論文中探討了相似的問題，更進一步解釋了因為經濟型態的改變，也就是農業的興起，使得遼西地區在紅山時期玉器突然大增，並用來表達宇宙觀。因為「建立上層社會之間的交流網，是前國家複雜社會中統治階層的重要



圖五b 籜形器的背面
高18.6公分

圖五a 紅山文化 玉籜形器
牛河梁第二地點四號墓出土



圖六 凌家灘文化 玉鷹(負八角星紋雙豬首翅鳥)(98M29:6)
長8.4 高3.5 厚0.3公分 凌家灘出土



圖七a 凌家灘文化 玉版(玉刻圖長方形片)(87M4:30)
長11 寬8.2 厚0.2-0.4公分 凌家灘出土

圖七b 玉版的線繪圖



圖八 凌家灘文化 玉龍(玉豬龍)(98M16:2)
長4.4 寬3.9 厚0.2公分 凌家灘出土

除了節省製作的工時，逐漸地，在較寬一端明顯地製作出一半低且橫向排列。(圖一)

為了節省製作的工時，逐漸地，在較寬一端明顯地製作出一半低

凌家灘文化早期的居民用美玉仿雕「龜甲器」時，也注意到這樣的細節。所以圖四b、c無論鑽孔與截切都合於大汶口文化的制度。到了凌家灘文化晚期，先民已經聰明地用整塊玉雕琢出龜背甲、腹甲相連的樣子，卻將背甲上的四個穿孔簡化成二個，且橫向排列。(圖一)

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真正的龜殼無論背甲還是腹甲都是尾端稍尖，如圖一二、一三。考古出土大汶口文化的「龜甲器」，都是在背甲頭端鑽四個方形排列的孔，在腹甲頭端鑽一個孔，而將腹甲的尾端切去一截。如圖一四、一五。從野店第八十八號墓的平面圖可知，人們是將有切平的一端向上攜帶的。

平、另一半是逐漸高起的弧背外，在較窄的一端就越來越簡化，除了還保留二、三個橫向排列的小孔外，就乾脆做成近似橢圓形圈口般的平底，這樣放置時也比較平穩。(圖二、三)

江淮地區發展成凌家灘文化時(西元前三六〇〇—三二〇〇年)，海岱地區是大汶口文化早期後段到中期前段，為何凌家灘人不學大汶口人那樣直接用真正的龜殼，而要用玉雕琢龜殼呢？還是凌家灘人也用真正龜殼，只有最高級的貴族才用玉製龜殼？那就有待日後發掘更多的資料來證實了。

值得強調的是，用真正的龜殼背甲與腹甲相扣合時，可能要在內裡襯上一層布或皮，否則無論用什麼繩索綁縛，裝入的物件還是會掉出來。但是用玉雕琢時，為何還是要保留底部有洞呢？或是因為「龜甲器」除了盛裝醫療工具外，還用來占卜求神，所以要以兩端通達，才能藉龜的通靈法力獲得神諭。

(四) 紅山文化的玉箍形器

目前已公布牛河梁遺址出土的紅山文化箍形器約十二件，(表一)都屬於第二階段，高度約在八·二至十八·六公分之間。筆者選擇三件較矮小者與凌家灘出土玉器作對比，(表二)則可發現在器形特徵，以及長寬深的比例上相當近似。

紅山文化分佈於遼西地區，雖然起始的時間甚早(約西元前四五〇〇年)，但直到文化的晚期(約西元前三五〇〇—三〇〇〇年)，也有學者認為其下限為西元前二九二〇年)，才出現積石塚以及精美的玉器。

牛河梁是紅山文化非常重要的中心址，近年來持續地作了系統的發掘。據報導這裡的墓葬可分前後兩個階段，年代較早的第一階段出土的玉器只有箍形器與玉鐲兩種。(註四)據正在負責牛河梁報告編撰整合的郭大順所長告知，屬於第一階段的箍形器共三件，分別出於三座墓中，目前都還沒公布圖片，據郭所長形容，看起來與第二階段的玉箍形器沒有明顯的差異。

87M4與07M23兩座墓都在墓主胸腹上出土與龜甲有關的玉器，但明顯地，它們之間有著前後演變的關係。圖四的玉龜甲相當寫實，但圖一就已經制式化，因為保留了背甲、腹甲的基本型態，還可以理解它是玉製龜殼。但圖二、三就已經完全脫離母型，發展成上天下小的筒子。凌家灘文化只延續了約四百年(西元前三六〇〇至三二〇〇年)，很可能圖四是凌家灘文化早期的遺物，圖一至三則屬於凌家灘文化晚期的遺物。圖一一是根據筆者所拍攝實物繪製的圖片，

自右至左依序為：07M23:123「玉龜」，07M23:125與07M23:127的「玉龜狀扁圓形器」。從這張圖可看清楚器之上口的形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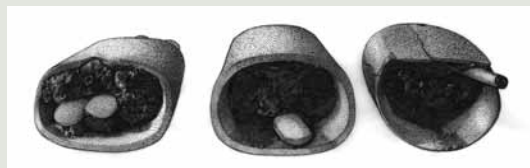
(三) 從大汶口的「龜甲器」到凌家灘的玉製「龜甲器」

圖四的玉製龜甲非常寫實，不但將背甲、腹甲分開雕琢，分別在周圍鑽有可相對應的小孔，各二個小孔間又磨出凹槽。這種設計明顯地是為了將兩片龜殼可以自由地綁在一起，又可以隨時分開。當綁在一起時，為免繩索滑動，才刻意磨出凹槽來固定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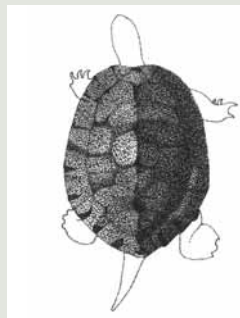
索。經過仔細比對，證明圖四玉製龜殼是模仿同時期的大汶口文化「龜甲器」，用美玉製作的。

隨葬龜殼的習俗起源甚早，或許與古人迷信龜能通靈有關。目前所見年代最早的是裴李崗文化(約西元前六〇〇〇—五四〇〇年)的遺址河南舞陽賈湖出土的龜甲。時代稍晚的大汶口文化時(約西元前四一〇〇—二六〇〇年)，用龜甲隨葬的習俗主要流行於大汶口文化分佈的南部，即山東中南部到江蘇淮北一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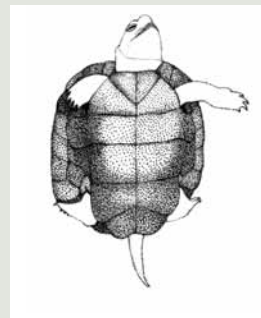
在這些墓葬中多半是龜背甲與龜



圖一 三件玉器的上口形狀(鄭楚玄繪製)



圖二 真正烏龜的背甲(鄭楚玄繪製)



圖三 當烏龜腹部朝上時，除了看到腹甲外，還可看到周圍的背甲邊緣(鄭楚玄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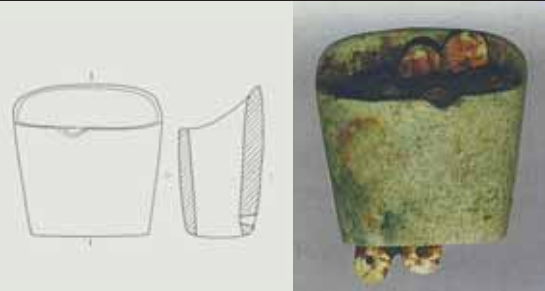




圖四 山東鄒縣野店出土龜背甲(右)、腹甲(左)



圖五 山東兗州西吳寺出土龜背甲(右)、腹甲(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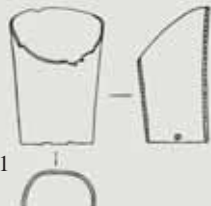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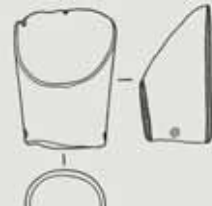








表二 紅山箍形器與凌家灘龜狀扁圓形器的比較

凌家灘出土玉龜狀扁圓形器	牛河梁出土紅山文化箍形器
 <p>高6.2cm</p>	 <p>高8.2cm</p>
 <p>高6.3cm</p>	 <p>高9.1cm</p>
 <p>高6.2cm</p>	 <p>高11.1cm</p>

在紅山文化的墓葬中，箍形器常出現在墓主的胸腹上，也常出現在頭端，斜口多向下，偶然出現箍形器直接枕在腦門下方的例子。因此許多人認為，那些出於頭頂的箍形器原本可能枕在頭下，只是因為長期受到壓力等因素使得箍形器滾離開腦下了。據郭所長告知，在牛河梁遺址出土的箍形器，放在胸腹部與放在頭端的機率大約為五分之二與五分之三。

研究紅山箍形器可注意到一個特點：體型較小的箍形器，較高的背面並沒有明顯的磨凹，斜口也不刻意磨薄，如表一中的4、7。即或高長型箍形器，也不一定將長背磨出向內的凹下。如表一之11。此一「直背」現象在內蒙古境內，如查干沐倫蘇木等地出土的箍形器中更為普遍。牛河梁出土的高長型箍形器，不但常將較高的背面磨成內凹狀，也對應地將微微向外撇的弧背磨薄，這樣的變化或許是為了要將箍形器放在頭下當作枕頭使用，才磨出內凹好讓人頭の後腦杓可以枕得較為安穩。（如圖五、即表一之1）

表一 牛河梁出土紅山文化箍形器：

<p>7</p> <p>A：牛II Z1M7 箍形器 B：1件。高8.2 寬7.6-6.6 厚0.7 C：《文明曙光》9</p> 	<p>1</p> <p>A：牛II Z1M4 箍形器 B：1件，人頭下。 高18.6 寬10.7-7.4 壁厚0.3-0.7 C：《文物》1986,8頁9</p> 
<p>8</p> <p>A：牛III M7 箍形器 B：1件，壓於頭下。 長13.1 寬9-6.8 壁厚0.3-0.5 C：《遼海文物學刊》1994,1頁11 《文明曙光》8</p> 	<p>2</p> <p>A：牛II Z1M15 箍形器 B：1件，頭頂下方。 高11.6 寬6.7 厚0.45 C：《文物》1986,8頁13</p> 
<p>9</p> <p>A：牛X VI M2 箍形器 B：1件，人腳附近。 長14.2 寬9.5-6.2 C：《考古》1986,6頁500</p> 	<p>3</p> <p>A：牛II Z1 M21 箍形器 B：1件，橫置頭頂部。 高10.6 寬8.5-5.1 壁厚0.5 C：《文物》1997,8頁11</p> 
<p>10</p> <p>A：牛X VI M4 箍形器 B：1件，人右胸前。 高13.7 寬8.45-5.9 壁厚0.45-0.52 C：《文物》2008,10</p> 	<p>4</p> <p>A：牛II Z1 M22 箍形器 B：1件，人頭頂部。 高9.1 寬8.5-5.5 壁厚0.5 C：《文物》2008,10</p> 
<p>11</p> <p>A：牛河梁箍形器一 B：1件。高16.4 C：《遼海文物學刊》1995,1頁26</p> 	<p>5</p> <p>A：牛II Z1 M25 箍形器 B：2件，人腹部左側 (M25:6)。高11.1 寬8.7-5.6 壁厚0.5 C：《文物》2008,10</p> 
<p>12</p> <p>A：牛河梁箍形器二 B：1件。高11.5 寬8.4-6.8 C：《玉全·1》3</p> 	<p>6</p> <p>A：牛II Z1 M25 箍形器 B：2件，人後頸下 (M25:3)。高13.6 寬8.3-5.9 壁厚0.6 C：《文物》2008,10</p> 

表格說明：A：出土地點 B：同墓箍形器數量及位置，尺寸（公分） C：出版

通過這樣的比較，可以發現凌家灘的玉器在製作技術上比較原始樸拙。有時只以簡略的造型輪廓表現某種動物，如：豬身肥厚又縮頸拱背、龍體細長而彎曲，輪廓之外只在重點處刻出豬的咧口、獠牙，龍的翹鼻、圓眼等。除了這類簡單寫意的手法外，大部分的凌家灘玉器是在已經切作厚片，又切割出外輪廓的玉料上，

將二文化中以鳥、獸、龍、人為母題的玉器，以左、右排列的方式詳加比較。凌家灘文化年代為西元前三六〇〇—三二〇〇年。紅山文化晚期的年代約西元前三五〇〇—三〇〇〇年，後者在起始與結束的年代都稍晚於前者。二文化在玉器上都出現玉璧、玉環、玉斧鉞等較為常見的器類，此外二文化也都有豐富的象生母題類玉器。鳥、獸、龍、人等母題都為凌家灘人與紅山人所愛好，但各有其不同的表現手法。表三、四、五、六即是將二文化中以鳥、獸、龍、人為母題的玉器，以左、右排列的方式詳加比較。

(六) 凌家灘玉器與紅山玉器的比較

表三 凌家灘文化與紅山文化玉器上鳥紋、鳥形的比較：

凌家灘文化鳥頭與鳥	紅山文化鳥頭與鳥
 98M29:6 鷹首	 牛河梁出土玉鳥頭 寬4 高3.5cm
 87T3-4-2 玉鳥首 高2.4 厚0.5cm	 牛 X VI M4 玉鵠頭部
 98M29:6 玉鷹首線圖 寬8.4 高3.5 厚0.3cm 正、背兩面同紋 (照片見圖六)	 那日斯台徵集玉鳥 高6.1 寬6 厚1.8cm 線繪圖表現背面平、正面寫實

以寬陰線紋雕琢出紋飾，如：玉鷹的彎喙、尾羽以及胸前的八角星紋；龍的五官、雙角與背鬚；人與獸的五官與肢體；以及玉人穿著的衣冠等，對於紋飾的背面常留有明顯的開料時的線切割痕。只有在表三左2的玉鳥首上，見到用推磨的技法雕出不太規整的凸弦紋。

筆者認為上述二文化玉雕技法的豐富性與成熟度出現落差，應該與二文化的年代之早遲有關。

相較於凌家灘玉器的簡略與原始，紅山玉器在雕琢技法上較為進步純熟。牛 X VI M4 出土玉獸面牌飾

(表四右4) 厚僅〇·四公分，但厚薄均勻平整，可知此時已掌握純熟的片切割技巧。除了陰線刻紋外，紅山人最擅用推磨的技法，將較厚實的玉料，雕琢出瓦溝紋、凸弦紋等，所以在豬頭、獸面、龍顏、人臉的表現上較為立體，也較為生動。推磨的工具是否為原始的砣具？值得日後深入探討。



圖一六a 紅山文化 箍形器
最高7.3 最寬6公分
購玉781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一七a 紅山文化 箍形器
最高12.3 最寬7.98
壁厚約0.72公分
購玉18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一八a 紅山文化 箍形器
購玉192 殘高13.4
最寬7.28 壁厚約0.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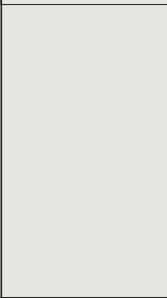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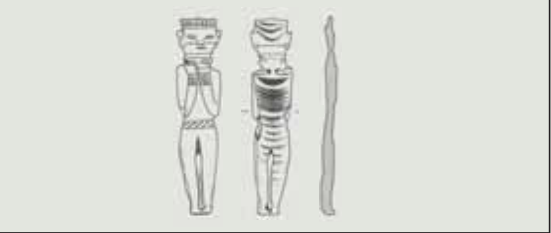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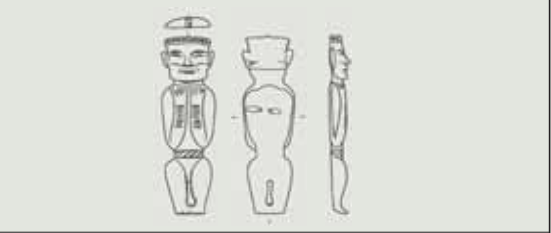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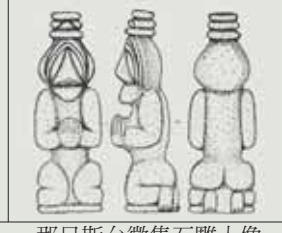


文物脈絡

■ 解開紅山文化玉璽形器之謎

表五 凌家灘文化與紅山文化玉器上的龍紋：

凌家灘文化玉龍、龍頭		紅山文化玉龍、龍頭	
 玉龍鳳璽 (87M9:17,18) 長16.5 厚0.5cm	 玉璽一端琢為龍首	   左端龍首 東山嘴出土雙龍首玉璽 長4.1cm 右端龍首	
 玉龍 (98M16:2) 彩照 見圖八 寬4.4 厚0.2cm	 將兩面龍面紋 展開的圖像 (方向明繪)	 頭部側面、正面、下巴的線繪圖	 黃谷屯出土玉龍 高16.8 體粗2.8cm

表六 凌家灘文化與紅山文化玉器上的人紋：

凌家灘文化玉人、人頭		紅山文化玉人、人頭	
 站姿玉人 (87M1:3) 高9.8 厚0.5cm	 98M29-14 坐姿玉人高8 厚0.5cm	 牛 X VIM4 出土玉人 高18.5cm	 那日斯台徵集石雕人像 高18cm
 87M1:3 玉人線繪圖 (背面是線切割弧痕)	 98M29-14 坐姿玉人高8 厚0.5cm	 牛 X VIM4 玉人線繪圖	 那日斯台徵集石雕人像 高18cm
	 牛 II Z1M17 出土三 孔器線繪圖 長 6.8cm 兩端琢人首	 巴林右旗徵集 玉雕人頭 長4.2cm	

表四 凌家灘文化與紅山文化玉器上的豬、虎、熊等動物紋：

凌家灘文化玉石豬、虎等		紅山文化玉豬、虎、熊頭	
 玉鷹 (98M29:6) 的雙翼琢為豬首	 玉龍 (87M13:1) 長6.9 高2.7 厚1.3cm	 三孔器兩端雕豬頭 長8.9cm 牛 X VIM2 出土	 玉豬龍 那日斯台出土 高6.74cm
 07M23 上所壓之玉石豬 長72、寬32cm	 雙虎首璽 (87M8:26) 長11.9 厚0.5cm	 福興地徵集 Y 形器 全高 12.1cm 此為上端之獸面	 翁牛特旗出土玉獸面形佩 寬9.6cm
 玉虎首璽 (87含徵3) 全器長15cm 此為一端局部	 牛 X VIM4 出土玉獸面牌飾 寬14.7 厚0.4cm	 牛 II Z1M22 出土帶齒動物面玉佩 長14.3 厚0.5cm	



西元前3600 - 3000年間華東地區考古學文化分佈圖

非院藏品圖片資料來源：

圖一至三、一、表二左1-3、表四3：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第五次發掘的新發現，《考古》2008,3。圖四：《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2008。圖五、表四右1、右3左、表五右1：楊曉能編，（英文）《中國考古的黃金時代》，1999。圖六、七、八、表三左、表四左1,2,4左,5左、表五右1,2左，《凌家灘玉器》，2000。圖一四：《鄒縣縣志》，1985。圖一五：《兗州西吳寺》，1990。圖一九、表三右1右、表四右4、表六右3：《牛河梁遺址》，2004。圖二、表五右1中：《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與玉器精粹》1997。表二右1：《中國考古文物之美·文明曙光期祭祀遺珍·遼寧紅山文化廟壇塚》1994。表二右2,3、表四右5、表六右1、右2左、右3中：《文物》2008,10。圖九、表三左2、表五1左、表六2：《凌家灘—田野考古發掘報告之一》2006。表三右1左：（日文）《自然與文化·紅山文化與繩文文化特集》2000。表四左4右、左5右、表五左2右：方向明，《凌家灘遺址出土玉器形和紋飾的相關問題討論》，《凌家灘文化研究》，2006。表三右2、表四右2、表五右2、表六右2右、右4：于建設主編，《紅山玉器》遠方出版社，2004。表四右3右：鄧淑蘋，來自草原的神祇與精靈《故宮文物月刊》2000年9月，總號210。圖一九，《文物》1997,8。

圖二〇 紅山文化 玉龜 長3.9公分
湖頭溝一號墓出土



藝，以及來自南方的某些宗教思維（如：天圓地方、靈龜等），混合了本土漁獵社會以神靈動物通神的傳統，發展出多層次的社會結構與精緻的玉雕文化。

此時，凌家灘文化箍形器的概念也傳播到遼西地區，前幾代紅山人還明白源自玉龜甲的箍形器的功能，所以也將玉箍形器帶在胸腹前。但逐漸地，他們發現箍形器也可以枕在頭下，因此，逐漸將其後背磨得微帶凹入，以適合人的腦門形狀。此時，箍形器在遼西地區發展出新的功能了。

歲月悠悠，古老的內涵逐漸被淡忘，紅山文化晚期後段的居民可能已完全不知道箍形器具有靈龜信仰的內涵，所以，他們還用美玉雕琢龜殼（圖一九）或完整的烏龜（圖二〇），相當寫實生動。

總之，筆者的推測看似合理，以目前的考古資料，既不能完全證實，也無法完全否認。我們期待在不久的將來，能有石破天驚的大發現，來協助大家解開遼古時期華東地區「上層交流網」的神秘面紗。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註釋

1. 李新偉，〈中國史前玉器反映的宇宙觀—兼論中國東部史前複雜社會的上層交流網〉，《東南文化》2004,3。elite goods 或可譯為「精英階層的物品」。
2. 李新偉，〈紅山文化玉器與原始宇宙觀〉，《紅山文化研究—2004年紅山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赤峰學院紅山文化國際研究中心編，文物出版社，2006。
3. 高廣仁、邵望平，〈中國史前時代的龜靈和犬牲〉，《中國考古學研究》，文物出版社，1986。樂豐實，〈大汶口文化的骨牙雕筒、龜甲器和獐牙勾形器〉，樂豐實著《海岱地區考古研究》，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
4. 呂學明、朱達，〈牛河梁紅山文化墓葬分期及相關問題〉，費孝通主編《玉魄國魂—中國古代玉器與傳統文化學術討論會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



圖一九 紅山文化 玉龜殼 長5.3公分
牛河梁第二地點一號塚21號墓出土

（七）合理的推測猶待證實

距今五千六百至距今五千年前，也就是西元前三千六百至三千年時，遼西地區的紅山文化、黃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長江中下游江淮之間的凌家灘文化，不但文化高度發展，也都有了相當蓬勃的玉雕工藝。

在這三個考古學文化之外，其它同時並存的考古學文化中也有簡單玉器的製作。最北的黑龍江、松花江流域分佈了新開流、左家山等文化，（均為西元前五〇〇〇至二〇〇〇年）這一帶可能是璧、環、連璧類玉器的萌芽區。從吉林西部到內蒙東部，多處出土厚重的玉斧，有的尺寸壯觀到驚人的地步，卻遲遲未正式發表。松黑地區的環璧、連璧類也發現於紅山文化墓葬中，但目前大部分考古學者都沒有意識到有些璧環或連璧是來自北方的前期遺留。典型的紅山文化玉器以豬龍、勾雲形佩、帶齒動物面紋玉飾、箍形器等最受矚目。

黃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玉器，除了璧環、連璧之外，還有大型斧鉞、

大刀、牙璧等，更見一種小巧的階梯狀弧形玉片，迄今還不詳其功能。整體而言，大汶口文化玉器少見象生母題的作品。

在江淮地區除了以巢湖流域為中心的凌家灘文化外，東邊寧鎮地區還分佈了北陰陽營文化（約西元前四〇〇〇至三〇〇〇年）、再向東的太湖流域分佈了崧澤文化（約西元前三九〇〇至三二〇〇年）。後二者多琢製各式珠、管、璜、佩類。受到來自西邊江淮地區文化高度發展的壓力，太湖流域居民在崧澤文化的基礎上，約於西元前三千三、二百年，逐漸發展出良渚文化，延續約千年左右，玉雕藝術達於高峰。

綜上所述，在西元前三六〇〇至三〇〇〇年，華東地區雖然還分佈其它文化，但自北至南，似乎以紅山、大汶口、凌家灘三個文化最為耀眼，它們雖同時鼎盛輝煌，但只有紅山與凌家灘二文化盛行以鳥、獸、龍、人等為母題的玉雕。而凌家灘文化年代較早、玉雕也顯得樸拙原始些。

有趣的是，大汶口文化的靈龜信仰影響到凌家灘人，後者似乎只用美玉雕琢龜甲，還模仿大汶口人將背甲鑽四孔、將腹甲切一截，再綁起來掛在胸腹部使用。在這兒，玉龜甲器逐漸發展成上天下小、前低後高的玉箍形器。

製作箍形器是個既費工、又費料的事情，如果沒有特殊的信念，遠古居民應該不會如此浪費地製作這樣奇特的玉筒子。目前在遼西地區還找不到箍形器在本地發展的脈絡，因此不排除那是受到外界影響的器形。那麼，又是誰？如何地？將這種特殊造型的玉器從江淮地區傳播到遙遠的遼西呢？

在此，筆者總結過去學術界的研究作了如下的推論：

約在西元前三五〇〇年左右，遼西地區的生態產生變化，氣候溫暖潮濕，牛河梁一帶水草茂盛、宜農宜牧，存在已千年的紅山文化此時突然蓬勃壯大。透過上層交流網，紅山文化吸收了來自北方松黑地區的環璧工